

王芸生著

由統一到抗戰

（芸生文存第二集）

自序

中華民國的第二十六年，在中國是一個大年代，由國內統一到對外抗戰的大年代。

在這一年的開頭時，蔣先生剛剛脫出西安事變的苦難，回到南京。全國的人心從極端悲抑中昇到極端興奮。民國二十五年結賬時，是兩廣問題和平解決，綏東抗戰勝利，西安事變逢凶化吉，張川越談判無結果，北方擺着一堆爛問題。二十六年開張，它所接受過來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繼續國內的統一；另一個便是辦理對日的外交。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做到了，第二個則由外交到了戰爭。

自從民國以來，國內從未有過真正的統一。民元的統一是假的，北京政府尙未成立，便已看見孫袁的分裂。十七年的統一也不澈底，臨共始分，國民黨內部也有許多裂痕。今年的統一局面，的確是空前的了：國民黨內部問題完全消釋，國共兩黨結束了十年長期戰爭，政

府的威信領袖的號令，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近代外交史上，中國從無一次全國的對外戰爭，由尼布楚戰爭到九一八事變的八次對外戰爭，都是局部的，沒有一次是全國的對外戰爭。今年自盧溝橋事件起始的對日抗戰，戰線由北方的晉察綏延長到江南的淞滬以至極南方的粵海軍隊的動員，普遍到全國的每一個省分，即在失掉的東北的同胞們也已有動作。這是一個真正的全國對外戰爭，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尤其是空前的。這空前的統一及空前的抗戰，都在今年出現了。

這兩種空前事，為什麼都發生在今年的年中？這正是事理的必然，沒有國內的空前統一，自然難能有對外的空前抗戰。

一般的說：中國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日本要遂行她的大陸政策，這兩個大運動碰到一起，自然要發生衝突。

從日本方面說：內外的情形都夠了對中國鬧事的條件。我在「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一文中曾說：「九一八事變的背景，我們若作一番分析，當不外以下三種原因：（一）

世界經濟恐慌，削弱了國際均勢；（二）日本本身的困難，想向外衝；（三）中國統一局面的刺激。……現在呢？中國再現統一之局，民衆的國家意識增高，中央政府的權威擴張，整個的國家向復興之路掙扎。相反的，日本國內的情形則矛盾愈多，困難愈深。中國的向上，可給日本以刺激，日本的困難更可逼着她倒行逆施。……現在的情形很與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會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再來一個九一八呢？我以為很有這種可能。」我這篇文章發表了不多時，盧溝橋事件便爆發了。我並無先見之明，只是事理的必然而已。

從中國方面說：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忍辱深矣，屈讓多矣，爲什麼到了今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件便不能忍讓了呢？這也有事理的必然。中國是一個多內亂的國家，爲什麼近年來內亂很少以至於絕跡？是因為國難的羞恥，再無臉面自相殘殺。中國是一個不統一的國家，爲什麼竟完成了統一？是因為大家感覺有團結禦侮的必要。南廣的內向，西安事變的解決，共產黨的取消建制，無疑問的，都建築在團結禦侮的一個共同諒解上。中央這時對外如再有過量的屈讓，統一局面便不免要感受波動。這是一點。其次，莫察政委會原是寄生在

日本軍閥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矛盾之上的一個畸形體，在外形上雖是中國的政治組織，在對外交涉上可以不顧中央的意旨。冀察政委會與日本曾有過防共協定，經濟協定，都未經過中央的同意。及至綏遠抗戰勝利，燃起了二十九軍下級士兵的抗日情緒；西安事變結束之後，蔣先生的威望大長，宋哲元對中央也不能不有所顧慮了，所以在一些對外交涉上也不斷向南京打打招呼。川越在南京開了半年的談判，未曾獲得一絲結果。日本外交系敲不開南京的大門，軍閥便去敲北平的小門。宋哲元怕日本軍閥的壓迫，同時對中央也起了敬畏，於是便把日方的要求拖在一旁，個人躲到樂陵老家去避債。日閥的貪慾豈是一躲可以了事的？宋哲元在樂陵躲了幾個月，日本的對華政策也由動搖而轉於積極。佐藤上台任外相是日本對華外交最動搖的時候，「對華再認識」的呼聲高唱入雲，日本軍閥也便在這時候定下決心。軍部先干涉了佐藤在議會中的演說，並藉川越回國之機，確定了積極方針。川越於六月二十五日離日返任時發表談話說：「余曾認為吾輩應再認識中國，此語不意引起各種誤會。據余之意，新認識應時時給予正在增強與發展途中之國家，俾免發生處

置錯誤之危險。日本現已對華給予新認識，余將請求現應為中國再認識日本一如日本所為之時矣。所謂認識日本云者，即是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以及滿洲國之生存與華北間之必然的聯繫。「這幾句話很足說明日本政策已轉於積極。就在這時候，日本先在黑龍江對蘇俄挑一下釁，結果蘇俄縮了頭，炮艦白被擊沉，並從爭執中的兩個小島撤兵而去。我在「北方的烽火」中說：「黑龍江事件是日本對蘇俄的一個試探。她選擇蘇俄紅軍正興大獄的時候去試探。這一試探她成功了。蘇俄的縮頭，使她知道一些虛實，當她移其鋒於中國時，在某一限度內，蘇俄是不會出來管閒事的。」到這時一切條件都已具備，於是七月七夜的盧溝橋事件便爆發了。盧溝橋事件並不一定便是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但這星星之火卒肇燎原之禍者，實有客觀上幾方面的原因。（一）日本方面決心鬧事；（二）二十九軍下級士兵的抗日情緒為綏東抗戰的勝利燃着；（三）宋哲元仍想敷衍退讓，但又顧慮中央責難，於和戰兩方面皆不能採取堅決態度；（四）中央承襲兩廣事件及西安事變的統一精神，對外不能再作過量的屈讓。盧溝橋事件，在外形上，與豐台事件完全一樣。那次

日方說丟了一匹馬，便拿去了豐台；這次日軍說失了一個人，何以便不能順利的拿去盧溝橋？就因為有以上幾個原因的摩擦。七月七夜日本軍隊既然尋釁，抗日情緒甚高的吉星文團便抵抗了。蔣先生那時正在牯嶺上籌開廬山談話會，一接盧溝橋的警報，立即向平漢線動員調兵。日閥既在當地遭遇強烈的抵抗，同時又看出廬山的決心相當重大，這時近衛着了慌，軍閥却決心調兵作重大壓迫了。這時的形勢，在我們這方面，中央既已動員軍隊，以我們的大決心，打擊日方的軍事投機，未始不可大幹小了。但是，宋哲元趕回天津，一直想屈讓了結。中央在「備戰」的心理下，既不肯先發動戰爭，仍在觀望形勢，以冀和平了結。這兩個心理碰在一起，使我們在軍事初期吃了大虧。在那時，日本兵力是不夠的，所以他們很恐慌。但是，張自忠拚命磕頭，宋哲元也想屈讓，一邊打，一邊和。因為怕日本，所以不敢勇敢的打；因為怕中央，所以不敢痛快的和。南京方面則斬釘截鐵的說：「不得中央許可，地方任何交涉皆歸無效。」這樣日本軍隊已調進平津幾個師團，天津談判已簽了兩次字，宋哲元對中央的報告，仍是絕對否認有簽字之事。七月十九日天津談判的結果，二十三日纔報告到南京；

頂到二十五日中央電宋答應「中央願與地方共同負責」了，郎坊及廣安門的衝突已起。到這時日間的布置業已完成，決心已全暴露，宋哲元纔通電決心抗敵，接着南苑一個大壓迫，他放棄了北平，毀掉了天津，中日戰爭的局面決定了。

一件大事情，絕不是偶然的，它有歷史的背景及決定的條件。歷史的功罪是以成敗論的。對於兩國政治家把中日局面導引到這個地步的歷史功罪，我不願作過早的批評；但於構成這件大事情的條件則不能不比較客觀的指出。在這許多條件中，日本軍閥的大陸野心是主要的一個，而我們在態度上欠堅韌，在技術上太參差，確使我們吃了很大的虧。好了！現在中華民族已整個的走上自衛求生的神聖戰場了，我惟有決心抗戰，拚命殺敵，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我是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常隨國家之憂而憂，國家之喜而喜。在這個大年代，我自然也憂深而喜濃。這本小書，是我的第二個文集，這個集子中所收的五十幾篇文章，除了附錄的三篇遊記，都是在最近一年內寫的。文字的內容，由思想到行爲，由內政到外交，它自然的分

配恰恰是「由統一到抗戰。」第一篇文章「前進吧中國」是在西安事變之前動手寫的，西安事變爆發之後纔寫成，中間爲了西安事變攔筆一星期，文章幾乎流產。我當時的情緒恰便是由光亮轉到悲鬱，但我絕未失掉自信，我在那篇文章中說：「我相信西安事變一定能夠解決，並且相信無論如何解決，一定將使我們國家的復興大業更得一步之推進。」這個信念後來兌了現。西安事變是這一年中國政治動向的大關鍵，我在「再寄北方青年」中說：「我認爲西安事變的結果，如實現一個惡夢中的情景，必將逼着國民黨走上一條狹隘而反動的路；蔣先生如平安脫險，重任國家的領袖，則國民黨必將更開明的走上民主的路。」這個觀察以後也證明沒有錯。西安事變的內容包含着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問題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的問題，我在「前進吧中國」一文中已開始注意這問題，繼此我連寫了六篇「寄北方青年」，由青年的思想問題出發，討論到國共各黨的關係，統一的方式，「團結建國」的路線。這六封信，引起了全國青年及各政團的注意及反響，（這些反響我也擇要的附錄這集子中）可說是我最榮幸的收穫；同時在那六封信發表的過程中，看見

我們所注意到的問題一個個的解決，完成國家空前的統一，更是我們國家的光榮收穫。我們所提出的路線是：「我們目前的路線是『團結建國』，其方式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由其他各政團及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共同培植並督促這個中心一同走上民主化的大路。」（五寄北方青年）我們國家的統一，便是循着這條路線進行的。我們的統一為什麼？為的是建國；在建國途中必然遇到的是日本的阻害。這可說是先天的命運。我們的中央將怎樣領導這個局面呢？我在「幾點諍言」中說：「中央要領導這個包含政治軍事思想的和平局面，我以為有八個字可做秘訣，便是『對內開明，對外堅定』。『對內開明，可以解消內部的摩擦，加強統一的運行；對外堅定，可以齊一國內的心志，減少不滿於政府者的藉口。』這些文章，在當時都是鼓了十足的勇氣纔敢發表的，以後陸續看見國共的攜手，沈鈞儒等氏走出監獄，全國各省的軍隊開上戰場，摩擦盡消，冤親一體，國家由統一而抗戰了。

對外的戰爭既然爆發，軍事的利益高於一切，我的筆，也希望它對於國家的抗戰能有些微的貢獻。從「第一次全國對外戰爭」一文起始，我的筆平添了抗敵的勇氣，它是一息

不停的在指斥敵人的殘暴兇狠，責摘日閥的欺騙狂謬，鼓舞同胞的抗戰決心，勉勵健兒的奮勇殺敵，同時爲了保證我們的最後勝利，並不惜指出我們的弱點，以圖督勵糾正。我爲南北戰場忠勇將士的壯烈犧牲而感泣，也爲一些徘徊觀望臨陣脫逃的怯懦人們而憤慨。劉汝明的貽誤軍機，李服膺的臨陣脫逃，我氣極了，在「中日戰爭的鳥瞰」一文中說：「腐舊的渣滓掃除了，自然會有新生的力量迸發出來。壞的軍隊逃了散了，剩在戰場裏面的及補充到前線上的，自然便是好的鬥士了。」這雖是氣憤話，我却異常祝禱中國的男兒都做好鬥士，不要做供大時代掃除的腐舊渣滓。

戰爭天然就是創造國家生命改造人民生活的機會，我們在這個神聖的民族戰爭中，除了儘力爭取軍事的勝利外，同時還要相配合的注意到政治機構的健全，人民生活及意識的改造與糾正。這些問題所包含的方面太廣了，我的筆太無力了，還負不起這些大任務，我只在「沈痛的自譴，」「戰時政府戰時人民，」「學生界的責任，」「一個嚴重問題」幾篇文章中，約略觸及幾個問題。但那太柔弱了，怎能算得開拓時代的言論？這一點要請憂

國之士大大的努力，我自然也願意拿着馬鞭跟在後面跑。

戰爭雖已經過二個多月，其實是剛剛開始。大時代纔剛剛開始，今後的艱難還有許多，今後的局面也將無限的開展。這需要忠勇將士的更忠勇的奮鬥，憂國之士的更謹慎的努力，我這本小書只是對這大時代的一個初獻，我竭誠祝禱，我的筆今後寫出國軍的大勝利，國家的大進步！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廿四日王芸生序於炮火擁抱中之上海。

由統一到抗戰

芸生文存 第二集

自序

前進吧中國！

寄北方青年

再寄北方青年

三寄北方青年

(附錄) 北方青年的回響

(附錄) 如何團結建國

(王永興)

(田光程)

五二

四一

二九

一六

一〇

一

一

(附錄) 論共產黨的問題	(徐芸書)	六九
東亞幸福之途徑		七八
四寄北方青年		八九
(附錄) 學生運動的前途	(鄭遠明)	九六
(附錄) 申論青年問題	(靜涵)	一〇七
(附錄) 給我自由!	(梅凱)	一二二
招魂		一二九
五寄北方青年		一三三
(附錄) 苦悶中的六年	(沈起煒)	一四二
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		一五五
六寄北方青年		一六三
(附錄) 與王芸生先生談青年政治思想	(于剛)	一七一

(附錄) 我們所望於北方青年者

(凱 丰)

一七九

憶黃膺白先生并略論國民黨與日本之關係

一九五

「中日關係條約彙釋」序

二〇一

幾點譯言

二〇三

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

二一二

北方的烽火

二二〇

人道的嚴正抗議

二二五

沈痛的自譴

二二七

滬戰引言

二三二

在大時代中翻身

二三五

第一次全國對外戰爭

二三六

我們上海人

二三九

東亞大時代

二四二

獻金！

二四七

戰時外交

二五一

中蘇不侵犯條約公布

二五五

慰平津流亡同學

二五八

斥人道的劊子手！

二六二

戰時政府戰時人民

二六五

寄日本國民

二六八

勗中國男兒

二七七

學生界的責任

二八二

六年了！

二八六

誡日本軍閥

二九二

中日戰爭的鳥瞰	二九八
勉北方軍人	三〇五
日本的國際信義	三一〇
謝人類正義	三一四
關日本謬見	三一七
今年的國慶	三二一
一個嚴重問題	三二六
我們的外交方針	三三一
「西線風雲」序	三三六
告全國青年	三四〇
購救國公債	三四四
精神饑饉的天津孩子	三四八